

處的劣勢，一部分正是蘇聯這種坐失機宜的結果。

關於紅軍的裝備，就開戰後一星期的戰況看來，雖沒有像共產黨人自己宣傳得那麼如火如荼，舉世無敵，但它的確具有一切現代化的裝備。即使從德國的軍報中也可以看出，在一千五百里的長戰線上，德軍無論向何處進攻，都可以遇到蘇聯的裝甲部隊，德軍軍報中且曾經不止一次提到過蘇聯特有的七十二噸的重坦克車。蘇聯的空军比較遜色些，但經過一個星期戰爭以後，蘇聯空军並未消滅，仍在領空和德國空军對壘。就這些事實看來，蘇聯紅軍的裝備，大體上可以比美國。在兩軍裝備進於勢均力敵之時，勝利的決定主要就要看雙方組織能力的高下。蘇聯參加大規模的戰爭，這還是他建國以來的第一次，現代化的大戰爭的組織工作，不僅限於兵員的調遣增援，補充部隊之訓練整理，而且也包括全國生產組織的改組。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顯然有兩個大不利於統帥部組織能力的弱點，一是國內交通情形的落後，和一般消費工業的薄弱。（在工業進步國家，所謂經濟的動員，實際上就是犧牲一部分消費工業，改而為軍火生產，在消費工業極薄弱減無可減的國家，國防工業即不能有大量擴充的現成機會。）這兩種弱點，是否足以嚴重影響到戰局的結果，自然要有待事實的證明了。

關於蘇聯在這次戰爭中對德軍的戰略，我們所知者最少，但它對於德蘇戰事的能否延長卻關係最大。德國的如意算盤自然是在最好在攻取莫斯科以後，把蘇聯的大軍南北阻截，分圈包圍，速戰速決，一勞永逸。因為西線戰事如果拖延下去，那麼不特德國的消耗將不斷增加而英國重組東線，便大有可能，兩線的同時作戰，是致希特勒的德國死命最有效的路徑。所以不管蘇聯軍事當軸採取如何的戰略，有一點可以斷言，除非蘇聯的龐大軍力有在戰略據點殲滅大量德國的把握，蘇聯的戰略的最高明的原則，不應該是悉索敵賦，處處抵抗，而是以空間換時間，保持軍隊的主力，使德國無法足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當然這一種戰略，在執行之時仍然有賴於軍隊的裝備和統帥部的組織能力。尤其是蘇聯的當軸一再宣傳它在烏拉爾山以東早成立大規模的工業區域，那麼祇須蘇聯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基構，保持完整，即使莫斯科不幸而落入德軍之手，蘇聯仍舊有再接再厲繼續抵抗的可能。

在這一短篇論裏，完全未曾論及蘇聯戰事發生後對英美關係的調整，這並不是說，蘇聯與英美的合作，對德蘇戰爭不發生重要的影響。這理由是在於這篇的短論一開頭，就說是限於比較狹義的軍事的觀點，第二，蘇聯和英美的合作，因為地域和政治兩方面的距離，不能收立即的效果，而且除非史太林也能自動或不得不表現如英國首相邱吉爾那樣不計過去，不算舊帳的大政治家風度，這種距離似乎也不會一下便立即消失。

民主與法西斯之勝負分歧點

李毓田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歐洲之火，原燃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在當時，因為英國對日本持的是安撫政策，不肯與美國聯合制日，所以使

日本坐大，產生出德義日軸心。這個軸心，它採取了遠交近攻與個個擊破政策，先是侵略弱小，迨弱小個個吞滅，勢力養成了，強大的英國遂無從逃避，而成爲其進攻惟一的目标。

當一九三九年夏歐洲情勢正危急的時候，蘇聯忽然放棄集體安全政策，和英法絕緣，在東方與日本妥協，成立諾門罕停戰協定，在西方與德國妥協，成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高據克林姆宮的史太林先生，面對着歐亞兩戰場，不加睬理，而大談其「和平中立」，並且在眞理報上譏笑歐戰之爲「帝國主義混戰」。殊不料，德國於克利特戰事結束後，馬上便回師東向，納粹空軍轟炸目標把莫斯科代替了英倫。

從英蘇過去經驗告訴我們，處這個時代的國家只有兩條路：即（一）不是反侵略即是（二）被侵犯。現在，反侵略的重心是繫於美國了，美國不能不把握住這個契機。這個契機，即民主與法西斯之勝負分歧點。

我們固然對蘇聯同情，但是同情卻保證不了蘇聯一定戰勝。從最近莫斯科與柏林雙方電訊觀之，莫斯科與列寧格拉顯然是情勢緊急。七月一日近衛廣播，雖稱日本必須依賴其本身力量，以促進「大東亞共榮圈」之建立，而不理會國際局勢之如何及「他國將作何言」。他同時對新聞記者又說：日本意欲「遵守其一切條約」（對德蘇兩國皆然）（合衆社東京七月一日電）。然而，我們卻有理由相信，莫斯科如失陷時，日本勢必是要參戰的。日本何嘗不可再來一次諾門罕事件，萬一不幸，日本若是從外蒙而佔據伊爾庫次克，切斷了西伯利亞鐵路時，爾時蘇聯能不瓦解嗎？信如此說，美國的苦難便立刻緊跟而來，因爲日本從薩察加半島以進攻阿留地安羣島及阿拉斯加，那是最便當不過的。

所以，我們必須切實敬告站在民主與法西斯之勝負分歧點上的友邦美國，要當機立斷，迅速採取有效辦法，去制裁這個軸心東方伙伴。第一，應澈底實施禁運。到一九四〇年美日商約雖已廢止，但是美國對日輸出仍有二萬萬二千七百萬美元（一九三九年爲二萬萬三千一百萬美元），由日輸入仍有一萬萬二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三九年爲一萬萬六千一百萬美元）。還有，美國東部各州，華盛頓一任其發生汽油恐慌，但是對日本卻照常源源輸出。（華盛頓六月十二日路透社電）這是一種如何矛盾的現象。第二，應積極援華。最近美國援華運動，比比從前略俱體了，但是仍未免過於遲緩。使中國大有但望雲霓而不見甘霖之感。第三，在北應與蘇聯成立阿拉斯加與堪察加聯防，在南應與英荷聯防，對日本實行南北大封鎖。

或說，這樣豈不是教美國接近戰爭嗎？我們以爲不然，惟其如此，美國正可以避免戰爭。因爲日本是百分之百的怕硬欺軟的國家，向來講力向不講理的。此有史爲證：一八五二年美國海軍提督皮理（Perry）率軍艦六艘，直入浦賀，卒使頑強的江戶幕府屈服，於一八五三年與美訂立神奈川條約，此其一。甲午中日戰後，一八九五年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還遼，日本趕快退縮，不敢對三強說一個不字，此其二。一九〇五年引起的加州反日問題，美日兩國大有立刻開戰之勢，但是到一九〇八年美國海軍提督艾萬思（Tamm）率軍艦十六艘駛入橫濱示威時，日

本反俯首帖耳，發起盛大歡迎會以媚之，此其三。歷史是不會騙人的，有此三事，不可以爲美國作保證嗎？願友邦深思之！ 七月二日

蘇德戰爭與遠東局勢

龍大均

蘇德戰爭已在我們預料中爆發了（見本刊上期「德蘇戰機的爆發點」一文）。一般人相信希特勒要等候到英德戰爭結束後，纔開始對蘇聯進攻，因之認爲最近期間，兩國還可維持邦交下去。我們會指出這種意見的錯誤，因爲從德國的立場看來，這個時候攻蘇，正是千載一時的良機，希特勒是不會錯過他的最好的機會的。果然不出我們所料，醞釀已久的蘇德戰機，竟於六月二十二日達到它的爆發點了。

我們既看出這個期間是德國攻蘇的最好時機，自然同時也就認爲德國在戰事進行中必佔着優勢，蘇聯不免於着着敗退。就七月三日史太林的廣播演詞看來，可見「德國已動員一百七十師至蘇聯邊境，而蘇聯的軍隊則仍須動員。」要是這是實情，那末，蘇聯在戰爭初期，必因「措手莫及」而處於失敗的地位，那是絕無可疑的。這戰爭初期將以莫斯科淪陷，告一段落，史太林爲着維持其政權起見，自當退守烏拉山一帶，從事長期抗戰。德人東進本以淪蘇聯於殖民地的地位爲其目的，一時既不能迫俄人作「城下之盟」，自當在擊破紅軍主力之後，即按兵不動，從事開發佔領區的資源，並樹立傀儡政府，實施「以俄制俄」政策。這麼一來，蘇德戰爭將無期限地延長下去。

假設我們的推理不錯，那末，這樣開展的德蘇戰爭對於遠東局勢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呢？

自然，這對於日本是絕對不利的。首先，日閥眼巴巴望着的「南進」黃金機會，顯然如石沉大海，一去無蹤了。「南進」以德國敗英爲先決條件。德國既有事於蘇聯，正好給英國一個養精蓄銳的機會，同時美國的軍備也得以大量擴充，德國既不容易結束對蘇戰爭，自不能早日回師攻英，更不願因攻英而促使美國參戰，多樹敵人，退一步說，即使承認納粹能於旬日之間，攻陷莫斯科，即自行結束戰事，可以抽出一部兵力，渡海攻英，然在英美強化軍備協力防禦之下，也決無取勝之理。這樣，德國敗英的可能性既不存在，日閥「南進」便祇好暫作罷論了。

德蘇戰爭既驚破日閥「圖南」的好夢，那末，日閥會不會由「南進」轉變而爲「北進」呢？

有些論據可以拿來推測日閥將採取「北進」的動向的。第一，德意於七月一日承認南京偽組織，爲的是以此爲餌，勾引日閥去北攻蘇聯。否則德意送禮，東洋人拿什麼去交換呢？第二，日本史上第八次的「御前會議」於七月二日舉行，當有重大的決策，可是會議後並沒有將決策明白宣布，那就使人想到「事關軍事秘密」，而日閥的新軍事行動，除了北進攻蘇外，還有什麼秘密可言呢？第三，德蘇開戰後，日閥的喉舌，東京「國民新聞」曾發表與德國共同瓜分蘇聯的建議，主張把蘇聯烏拉山以東的亞洲領域，劃入日本的「共榮圈」裏，以實現「皇風萬里」的雄圖。